

同时可节省大量抗生素。因此值得推广提倡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401医院 林 彬 姜 枫

水蛭无毒议

水蛭，系瘀瘀同治之品，具有破瘀血，利水道之功，是破瘀血消痰水而不伤阴之良药。笔者运用二十余年未见毒副反应，认为水蛭是一味疗效卓著的无毒之品。

然查历代本草专著，谓“有大毒”（《本草经疏》），有谓“有毒”（《别录》），就是新版的《中药大辞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也均称“有毒”。对这个“毒”如何认识只能由实践作答。或许古今药物有异，或许配伍应用有别，或是臆测，或是人云亦云。在《本经》中载：“味咸平，主逐恶血、瘀血、月闭、破血症积聚，无子，利水道。”我认为《本经》对水蛭的性味、功效、主治的记载比较明确，未言其有毒，而谓其有破瘀利水之功。在《伤寒论》中抵当汤用水蛭三十枚，大黄蜜虫丸中用至一百枚，其药量可观。尤其大黄蜜虫丸中的主治证候为一派本虚标实之证，所谓“五劳虚极，羸瘦腹满”者。后世张锡纯甚赞此药：“破瘀血而不伤新血，纯系水之精华生成，于气分丝毫无损，而瘀血默消于无形，真良药也。”我赞同张氏之论，水蛭不但无毒，而且破瘀血消痰水不伤阴，有“血肉有情”之性不伤阴而补阴血之功。故临床可放胆用之。

我主要用于中风、痹证、外伤头痛、噎膈反胃、淋闭、肝脾血瘀、痰湿眩晕、咳喘证及闭经等。临床常配伍应用，很少单独使用，剂量为10~20克，水煎入药。因本品不易研细，所以常人汤剂，其实为散更好。有时特制成丸剂，不但剂量可减少一半，而且效果更显。水蛭不宜火炙烤炒，宜生用为佳。若作注射用，则宜慎。

对某些疑难重症，配伍用之收效甚速。如慢支病人，痰鸣喘咳，如在苏子降气汤或小青龙汤中加水蛭10~20克，较单纯用该方效更好。中风实证，痰壅昏迷（脑血栓形成者），如在化痰开窍、通腑降逆方中加水蛭10克，则不但可救其垂危，而对日后恢复有很好作用。

浙江省绍兴市中医院 董汉良

经带同治琐谈

月经失调和带下，常同时并见，仲景说：“带下，经水不利，少腹满痛，经一月再见者，土瓜根散主之。”土瓜根散由土瓜根、芍药、桂枝、蜜虫四味组

成，此四味俱是治血之药，然治血亦能治带。后世以芍药治带，源亦在此；仲景又说：“妇人经水闭不利，藏坚癖不止，中有干血，下白物，矾石丸主之。”矾石丸由矾石、杏仁两味组成，此两味俱非化痰之品，然治带亦能调经。后世医家瘀瘀同治之论，即从此种治法中悟出。古人质简，仲景之论，常互文见义，故治法常须互参，如上两条，病机同属瘀血，而带下俱系宿瘀所化，并非前条只能主以土瓜根等化痰，后条只能用矾石丸等治带，实则服土瓜根散与纳矾石丸两法并用，经带同治，相得益彰，近人亦有类此经验，如《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》说：“月经病和带下病，是妇女常见的疾病，两者往往同时并见。在治疗月经病时，必须适当考虑其与带下病的相互影响，尤其是湿热引起的病变。湿热熏蒸，壅滞胞宫，既能导致水精不化，湿浊下注而绵绵带下，又能损伤冲、任、带诸脉，以致经行失常。所以在治疗之时，不仅要治经，还要治带，甚或湿浊带下严重之时，还要通过治带来调经，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。”对此论余颇有体会。即经闭与带下可同治，经行淋漓日久者亦可与带下同治。现举一验案，以资说明。

金××，女，27岁，已婚，农民。1988年9月30日就诊。月经淋漓，已两月，腹痛时作，白带多，色黄质稠，倦乏。证属气虚湿热蕴蒸，拟予益气调经，参以清化。白术、炙芪、茯苓、白芍、当归、益母草、茜草、泽兰各10克，香附、臭椿皮各5克，黄柏3克，三剂。

10月3日复诊：淋漓明显减少，腹痛亦瘳，带下、倦乏诸症均有改善，唯少腹胀明显。为冀巩固，再予白术、当归、益母草、茜草、炙芪各10克，白芍12克，香附、乌药各5克，黄柏3克，三剂。另予白带丸一瓶，嘱汤药完后服用。

此案用药平淡无奇，但获捷效，是因气血并调，经带同治，恰合病机。方中以黄芪、白术等益气，益气可摄血，以当归、白芍调经，调经能治带；以臭椿皮、黄柏治带，治带亦治经；复与茜草、泽泻、香附相配，摄血合祛瘀，调经兼疏利，全方祛实补虚、攻补和协，故收效满意。

浙江省上虞县卫生局 柴中元

嵇清、嵇胜并非父子

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（试用本）（人民卫生出版社，第一版，1981年）载：“嵇清：宋代正骨科医家。字仁伯，世传正骨秘术，其父随从护送高宗南渡途中骨伤患者甚多，救治无数。嵇清继承家传秘

术,未成年时已常为宫中中人治疗,整治完好如初,名闻江南。”又言:“嵇胜:明代医生。仁和(今浙江杭州)人。世医出身,父亲嵇清为骨伤科名医。他继承家业,长于治疗杂病,武宗时(公元1506~1531年)在太医院任职。”

余每读至此,窃疑之,嵇清既为南宋初人,其子怎能生活于三百多年后的明武宗时代呢?实在费解。考诸清·陈梦雷等编的《古今图书集成·医部全录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,第一版,1962年),其卷五百八《医术名流列传》中载:“按仁和县志,嵇清,字仁伯,世传秘术,善疗金疮骨损,父初由汴扈蹕南渡,时方戎马蹂躏,全活甚众。及北兵入寇,帅臣清俱,值兵溃,因失所在,事闻命清摄职,年未冠早请先业,已而宫中有患折肱者,他医莫措,清为整治,完好如昔。”据葛伯赞《中国史纲要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:第二版,1979年)“由汴扈蹕南渡”当指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称帝南渡扬州时,“北兵入寇”似指公元1128~1132年金兵南侵,宋高宗弃都避难之时。可见,嵇清未行冠礼(二十岁)之前,已随父学到了正骨秘术。“北兵入寇”时,便代行父职,则此时嵇清大概已年近弱冠,即使其六十岁生子,到明武宗正德元年(公元1506年),也已经三百五十多岁了,这与事实不符,可见嵇胜绝非嵇清的儿子。

《医术名流列传》接着又载:“其后嵇胜者,侍明武庙以杂科显,掌院事,卒于官,至今称嵇接骨焉。”查“后”字,在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等书中,未见有“儿子”之释义。实际上,此处之“后”字应释为“后代”、“后裔”,这在古籍中不乏例证。如《三国志·蜀书五·诸葛亮传》曰:“诸葛亮,字孔明,琅琊阳都人也。汉司隶校尉诸葛亮后也。父珪,字君贡,汉末为太山郡丞。”

由此可见,嵇胜实为嵇清的后代,但并非其儿子,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不察“后”之意义,故而出现谬误,建议更正。

山西省大同市基建职工医院 周益新

“名医验方”实验录

贵刊曾于1989年第5期“名医验方”专栏,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陈树森医师的验方——“麻黄益智汤”治疗小儿遗尿,笔者拜读后,颇受启迪,学用于临床,治疗数例,都获效验,现录一案于下。

患儿,李×,男,7岁。自幼尿床,每夜必作,曾多方求治,多服养阴、滋肾、固涩之剂,乏效。于1989年11月7日来诊。患儿形体瘦弱,面色皓白,疲

乏易倦,手足心热,溺频,量不多,夜睡深沉,不易叫醒,纳食不香,苔薄、质淡红,脉细略数。试用“麻黄益智汤”,药用:炙麻黄10克,五味子10克,益智仁10克,生晒参6克。日一剂,分二次温服。其中生晒参另煎兑服。服用七剂后,尿床便已,且食欲增进,尿频、疲倦、手足心热等症亦有改善,唯夜间较为兴奋,难以入睡,遂减生晒参量为3克,再进十余剂以巩固,迄今半年有余,未见复发。

“麻黄益智汤”立意新颖、独特,选药精当,组方严谨,其分则一药一法,合则相互为用。其辛散酸敛同用,肺肾精气并调,如此,气机调顺,水道通畅,气化正常,开合有度,则膀胱约束有力,排尿自能控制。另外,患儿多畏药味,每因惧服而“饮不足量”、“药不持久”影响治疗效果。而“麻黄益智汤”煎煮后几无药味,患儿乐于接受,有利于治疗效果的发挥与巩固。故值得同道一试。

江苏省常州市中医医院 张元兴

舍舌从证话临床

舌诊能较客观地反映脏腑的寒热虚实和机体感受外邪的情况,对辨证治疗和预测预后有重要意义,故为临床医生所重视,常以此作为诊断疾病寒热虚实的主要依据。笔者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数十年,发现有不少患者在发病过程中,舌象与证候不相符,采用舍舌从证、依证论治的方法治疗而收效。现举两例如下。

一、舌淡苔白本为虚为湿,然肝火亦见之。患者王××,男,46岁,工人,患高血压病住院治疗。证见头晕目眩,口苦,寐差,舌淡、苔白,脉弦缓。因见其舌淡苔白,拟为气虚夹痰湿上蒙清窍,选用十味温胆汤治之。药后诉头晕更甚,并告余其疾每服泻火药能缓。遂改予龙胆泻肝汤,服后果然诸证悉除。

二、黄苔本属热,用理中汤者有之。舌苔黄一般主热证,但有时也可见于脾胃虚寒。曾治患者刘×,证见脘痛,恶心,厌食,二便调,舌淡红、苔黄厚,脉弦细。观前医给予异功散加藿香、黄连、元胡,服六剂罔效。询之,日素喜温,遂更理中汤加草豆蔻、砂仁、吴茱萸治之。药服四剂,痛减纳增,苔转薄黄,继服四剂,脘已不痛。

由上病案可知,在辨证过程中,如见到舌象与证候特点不相符,从舌而治不效时,舍舌从证,依证论治,多能取效。此时若一味拘泥舌象,不进行综合分析,常会导致治疗上的失误。

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黄水源